京劇叢刊

第十集

彩樓配
三擊掌
平貴別窰
母女會
三岔口
通天犀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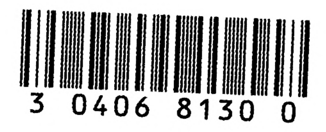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十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 海

戲劇

京劇叢刊

第十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製

陸榮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557）[IV V 10] 本書47900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13000冊

定價3,400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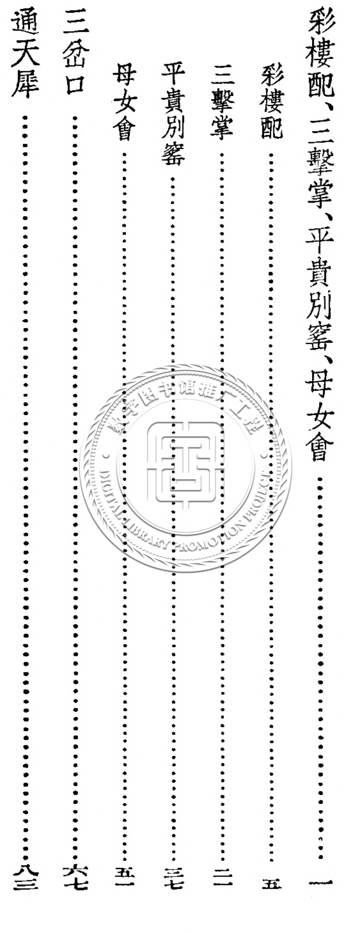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彩樓配、三擊掌、平貴別窰、母女會

前　記

『彩樓配』、『三擊掌』、『平貴別窰』、『母女會』是全部『王寶釧』（又名『紅鬃烈馬』）中的四齣。

王寶釧是丞相王允的第三個女兒，她愛上了花郎薛平貴。當她奉旨在二月二日『拋球選婿』的時候，故意將彩球拋給了薛平貴。她倆的婚姻，遭到王允的堅決反對；王寶釧指責父親嫌貧愛富，不守信義。最後，她毅然地脫下『日月龍鳳襖』、『山河地理裙』，同父親三擊掌，離開了相府，到寒窰去和薛平貴結婚。

薛平貴降服了紅鬃烈馬，唐王封他爲『後軍督府』，王允却故意將他改爲『馬前先行』，並派他遠征西涼，這一對新婚不久的夫婦，不得不暫時忍痛地分別了。

從薛平貴出征以後，王寶釧苦守寒窰。王允以各種方法，甚至說薛平貴戰死在西涼，逼女兒改嫁。堅貞不屈的王寶釧，對薛平貴的愛情並沒有絲毫改變，但因生活很貧困，加之思念平貴，終於生了病。她母親前來探望，見寶釧的憔悴形容以及寒窰裏的窮苦光景，勸她一同回家，再享受從前丞

相女兒的豪華生活。儘管寶釧很愛她的母親，並沒有因此接受母親的勸告，她把母親誆出門去，將窰門緊閉，堅決不回相府。

『彩樓配』、『三擊掌』、『母女會』是根據王瑤卿先生的演出本，由北京戲曲實驗學校程玉菁、章小山、于玉蘅、常少亭，中國京劇團演員李金泉與本院編輯處田淞、呂瑞明共同進行整理的；『平貴別窰』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洪春、雲燕銘與呂瑞明共同整理的。

修改要點：舊『彩樓配』中，王寶釧夜夢紅星，見薛平貴有富貴之相；由於月老的撮合，二人才得到結合。這些帶有迷信宿命論色彩的情節，在整理中已加以修改。其他三齣因原本就很完整，整理時，僅對個別詞句略加修正。

彩樓配

第一場

〔薛平貴上〕

薛平貴：（唱西皮搖板）

何日得遂淩雲志，
豪傑空懷報國心。

俺，薛平貴，長安人氏。只因父母雙亡，流落外鄉。是我聞得蘇元帥招募兵將，因此沿途乞討，回到此地，意欲去往大營投軍，怎奈天氣寒冷，腹中又飢餓得緊，眼看支持不住。唉！天哪，天！眞眞困煞人也！

（唱西皮搖板）

貧困交加實難忍，

第二場

〔王寶釧上〕

王寶釧：（念引）孝子是王祥，烈女是孟姜。

（念詩）深閨獨處整紅妝， 承歡膝下慰高堂。

五色絨線彩球繡， 二月二日選佳郎。

〔丫環暗上〕

我，王寶釧。爹爹王允，官居當朝首相；母親陳氏，生我姐妹三人：大姐金釧許配蘇龍，二姐銀釧許配魏虎，只我尚未婚配。只因那年母親染病，我在床前侍奉湯藥，直到三載，母親病體痊癒，正宮娘娘見喜，賜我五色絨線，繡成彩球，定於二月二日高搭彩樓，拋球招贅。但願得配如意郎君，方爲終身之幸。今當正月，大雪初晴，園中梅花盛開，正好前去觀賞。——丫環，引路花園。

（唱西皮慢板）

銀光耀目雪初晴，
新春天氣也宜人。
幾處樓臺如畫境，
無邊玉宇淨無塵。
叫丫環帶路花園進，
滿樹梅花吐芳芬。

丫　環：三姑娘，你瞧今年的梅花開得多好哇。
王寶釧：果然開得茂盛。
丫　環：我去給您掐一枝去。
王寶釧：我在亭中等你。

〔薛平貴上〕

薛平貴：（唱西皮搖板）

腹中飢餓身寒冷，

頭暈目眩難支撐，
霎時只覺站立不穩……（倒地）
〔丫環折梅送給王寶釧〕

王寶釧：啊丫環，閒坐在此，想個甚麼主意玩耍？
丫　環：我拿棋盤去，跟您下棋吧。
王寶釧：不好。
丫　環：咱們打鞦韆玩吧。
王寶釧：也不好。
丫　環：要不然……咱們上花園外邊看看雪景去好不好？
王寶釧：（願意但又遲疑）相爺可在府中？
丫　環：老爺上朝去了。
王寶釧：如此開了花園門。
丫　環：（開門）呦，這是誰倒臥在雪地上啦！——小姐，門外有個倒臥。
王寶釧：待我前去看來。——哎呀且住！看此人面目清秀，儀表非凡，因何落魄至

此？——丫環，快將此人喚醒。

丫　環：花郎醒來，花郎醒來！

薛平貴：（醒來驚起）原來是位大姐。

丫　環：這是相府的花園門口，你怎麽倒臥在這兒了呢？

薛平貴：是我行至此處，忽覺頭暈目眩，竟自倒臥在此。有勞大姐將我喚醒，當面謝過。

丫　環：你別謝我；快謝謝我們小姐去吧。

薛平貴：多謝小姐！

王寶釧：罷了。——丫環，將這花郎帶進花園，我要周濟於他。

丫　環：我們小姐要周濟你哪，跟我進來吧。

薛平貴：這……噢。

王寶釧：啊，那一花郎，你姓甚名誰，家住哪裏，因何落到這般光景？

薛平貴：難人薛平貴，乃長安人氏。自幼曾讀詩書，略通武藝。只因父母雙亡，一貧如洗，意欲投軍報効，也好有個出頭之日，不想飢寒交迫，倒臥在此。唉！眞

眞愧煞人也。

（唱流水）

難人祖居長安境，
自幼曾學武和文。
父母下世家計緊，
流落他鄉受苦情。
男兒報國當發奮，
因此立志去投軍。

王寶釧：呀！

（唱流水）

聽他言來自思忖，
他分明是個有志的人。
抛球選婿事不穩，
不如與他訂婚姻。

彩樓之事對他論……

呀！

（接唱搖板）

又恐丫環一旁聽。

那一花郎，你可曾用飯？

薛平貴：這個……咳！

王寶釧：丫環，看他甚是可憐，你去取些銀米前來。

丫　環：是啦。（下）

王寶釧：方才聽你之言，父母雙亡，你可有……

薛平貴：有甚麽？

王寶釧：可有妻室否？

薛平貴：想我一貧如洗，怎能娶妻呀。

王寶釧：我有一言不好啓齒。

薛平貴：小姐有話但講何妨。

王寶釧：咳，我對你實說了吧：我家爲我終身之事，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拋球招贅。不知你……可願去否？

薛平貴：蒙小姐如此見愛，眞乃出於望外，只是我乃落魄之人，小姐你是千金之體，如何使得？

王寶釧：我旣以終身相託，你、你就不必遲疑了。

薛平貴：相府招贅，接彩之人必然是王孫公子，只恐平貴無份哪。

王寶釧：不妨，到了那日，你早些前去，站在彩樓近前，我自有道理。

薛平貴：必當緊記。

王寶釧：（唱流水）

二月二日事有準，
我的言語要記明，
莫道姻緣無有份，
萬事只怕有心人。

丫　環：（上）三姑娘，銀米在此。

王寶釧：付與花郎，叫他去吧。
丫　環：給你，你去吧。
薛平貴：多謝小姐！
（唱西皮搖板）
辭別小姐出園門。
王寶釧：喚他轉來！
丫　環：花郎回來，小姐叫你哪。
薛平貴：（接唱）小姐有話請說明。
王寶釧：（接唱）二月二日勿失信，
莫做薄情無義人。
薛平貴：（接唱）小姐不必細叮嚀，
平貴豈是無義人。（下）
王寶釧：回房去吧。
（唱搖板）

心中暗把天祝定，
早與平貴配良姻。
〔丫環、王寶釧同下〕

第三場

〔接彩人甲、乙、丙、丁同上〕

甲：（念）春遊芳草地，
乙：（念）夏賞綠荷池，
丙：（念）秋飲菊花酒，
丁：（念）冬吟白雪詩。
甲：請了。
衆：請了。
甲：今當二月二日，王相府彩樓招婿，你我一同前往。
〔衆圓場，薛平貴隨上，門官迎上〕

門　官：你們可是接彩的？

衆　：正是接彩的。

門　官：請進。

〔甲、乙、丙進門下，門官將丁及薛平貴攔住〕

門　官：幹甚麽的？

丁　薛平貴：（同）接彩的。

門　官：（向薛）花郎也配接彩！不能進去。

丁　：對了，你不能進去，我進去。

門　官：你年紀太大了，接不得彩了。

丁　：你這個人可眞是少見多怪，昔日姜太公八十而娶，我比他還小得多哪。

門　官：那也不准你進去。

丁　：眞不讓我進去？我這人可有個怪脾氣，要是不讓我進去，我非進去不可！

門　官：要是讓你進去呢？

丁　：那我倒不進去啦。

門　官：我來試驗試驗。我不讓你進去！

〔薛平貴乘機進門下〕

丁　：我偏要進去！

門　官：我讓你進去了。

丁　：（進門）謝謝您啦！（下）

門　官：叫他矇進去了。——遠遠望見三姑娘來也。（下）

王寶釧：（內唱西皮倒板）

梳妝打扮出繡房。

〔丫環執彩球引王寶釧上〕

王寶釧：（唱慢板）

在前堂辭別了二老爹娘。

但願能遂心內想，

彩球打中平貴郎。

叫丫環帶路彩樓上。

〔丫環、王寶釧上樓，接彩人、薛平貴上〕

王寶釧・（接唱慢板）

手扶着欄杆（轉二六）看端詳。

也有王孫公子樣，

也有那士農工商站立在兩旁。

老少人兒紛紛嚷，

倒叫我含羞帶愧心內慌。

低下頭來用目望……

（接唱快板）

觀不見平貴在哪廂？

花園贈金對他講，

難道說他是負義郎！

彩球不打回府往……

衆　：不要回去！

王寶釧：呀！

（接唱快板）

回府去怎見二爹娘？

左難右難無計想，

驀地裏見他站在樓旁。

看彩球！

（接唱搖板）

假意東拋反西向。

〔王寶釧舉起彩球向遠處虛擲，却悄悄地拋與薛平貴〕

接彩人：（同）在這兒哪！在這兒哪！

薛平貴：（舉球）在這裏呀！（下）

接彩人：（同）咳！

（接唱搖板）

彩球打中討飯郎。（同下）

王寶釧：呀！

（唱快板）

耳邊廂聽得人喧嚷：
彩球打中討飯郎。
想必就是薛平貴，
不由寶釧意徬徨。
丫環帶路回府往，

（下樓，丫環下）

（接唱散板）

回府去稟告二老爹娘。（下）

——劇終——

三擊掌

第一場

（王允上）

王允：（念引）調和鼎鼐，位列三台。

（二院子上）

王允：（念詩）金殿伴至尊，文武獻慇懃。
膝下無有子，富貴等浮雲。

老夫，王允。在唐室駕前爲臣，官居首相。膝下無兒，所生三女：長女金釧，許配蘇龍；次女銀釧，許配魏虎；惟有三女寶釧尙未婚配。只因夫人染病在床，寶釧侍奉不離左右，且喜夫人病癒。是老夫奏明聖上，聖上見喜，賜我兒日月龍鳳襖，山河地理裙；後宮娘娘聞知，又賜我兒五色絨線，繡成彩球；擇

定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抛球招贅。唉！不想我兒打中花郎平貴。想老夫乃當朝首相，豈肯與花郎結親；今日下朝觀見新科狀元才貌雙全，我意欲將這門親事打退，將我兒許配狀元爲妻，不知我兒心意如何？——

家院！

家　院：有。

王　允：後堂傳話，三姑娘出堂。

家　院：後堂傳話，請三姑娘出堂。

〔四丫環、王寶釧上〕

王寶釧：（念引）正宮賜絨線，抛球配良緣。

爹爹萬福。

王　允：罷了，一旁坐下。

王寶釧：告坐。喚女兒出堂，有何訓教？

王　允：恭喜我兒，賀喜我兒！

王寶釧：女兒喜從何來呢？

王　允：我兒抛球招贅，可知打中哪家王孫公子？

王寶釧：女兒不知打中哪家王孫公子。

王　允：什麽王孫公子，就是那花郎平貴。

王寶釧：花郎平貴！

王　允：正是。

王寶釧：女兒命該如此。

王　允：兒啊，爲父今日早朝，覩見新科狀元才貌雙全，我意欲將這門親事打退，將我兒許配狀元爲妻，不知我兒意下如何？

王寶釧：爹爹在上，女兒先告不孝之罪。

王　允：有話坐下講。

王寶釧：啓稟爹爹：只因那年母親染病在床，女兒每日在床前侍奉湯藥，直到三載，母親病體痊癒。後宮娘娘見喜，賜兒五色絨線，繡成彩球，擇定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抛球招贅。打貧隨貧，打富隨富；慢說是打着花郎平貴，就是打着一塊頑石，女兒也要抱……

王　允：抱什麼？

王寶釧：抱它三載，以表溫暖之情。

王　允：嘍！想那彩球乃是玩物，抛球招贅，猶如兒戲一般，難道說把我兒的親事就定死在花郎身上不成？

王寶釧：啊爹爹，昔日孔夫子，絕糧陳蔡間；太公避紂亂，磻溪垂釣竿。二大古人尚且如此，何況那平貴乎？女兒一言旣出，駟馬難追。——丫環！打座向前！

王　允：啊？爲父與你講話，爲何背過臉去，敢是與爲父致氣不成？

王寶釧：女兒怎敢與爹爹致氣，怎奈婚姻已定，是萬難更改！

王　允：你待怎講？

王寶釧：難以更改！

王　允：兒就該掌嘴！

王寶釧：（哭）喂呀！

王　允：（唱西皮原板）

小奴才說此話全不思想，

只氣得年邁人怒滿胸膛。
兒大姐配蘇龍戶部執掌，
你二姐配魏虎兵部侍郎，
惟有兒失訓教性情倔強，
千金體配花郎怎度時光。

王寶釧：（唱西皮慢板）

老爹爹請息怒容兒細講：
兒命苦怎配得狀元才郎；
父道那薛平貴是花郎模樣，
落魄人得了志比父還強。

王　允：（唱西皮原板）

薛平貴生來命不濟，
每日裏在街頭討飯充飢，
破衣襤衫遮不住身體，

遮住了肩頭就露出了踝膝。

王寶釧：（接唱原板）

昔日裏有一個孟姜女，
曾與那范郎送寒衣，
哭倒了長城有數萬里，
至今留名在萬古題。

王　允：（接唱原板）

我的兒本是丞相女，（轉快板）
就該配濟世安邦定國臣。

王寶釧：（接唱快板）

張良、韓信與蘇秦，
俱都是安邦定國臣；
韓信乞食於漂母，
登台拜帥第一人；

商鞅不中蘇季子，
在六國封相人上人。
王　允：（接唱）登台拜帥是韓信，
未央宮斬的什麽人？
王寶釧：（接唱）未央宮斬的是韓信，
難道說文官就不喪身？
王　允：（接唱）小奴才眞個不孝順，
仙姬女配的什麽人？
王寶釧：（接唱）仙姬女配的是董永，
大孝之人也受貧。
王　允：（接唱）奴才說話言語擰，
句句頂得父心疼。
王寶釧：（接唱）非是孩兒言語擰，
爹爹爲何你要退婚？

王　允：（接唱）要退要退偏要退！

王寶釧：（接唱）不能不能是萬不能！

王　允：（接唱）你若不把親事退，

兩件寶衣脫下身。

王寶釧：請問爹爹，這兩件寶衣是從何而來的？

王　允：乃是聖上賜與爲父的。

王寶釧：聖上賜與爹爹所爲何用？

王　允：不過是念在君臣之義。

王寶釧：却又來！聖上倒有君臣之義，難道爹爹你……就無有父女之情了麽？

王　允：只要我兒將這門親事打退，慢說這兩件寶衣，就是府下的金銀，也任兒搬取。

王寶釧：兒不要了！

王　允：哼！

王寶釧：（唱西皮散板）

先脫日月龍鳳襖，

後解山河地理裙，
兩件寶衣齊脫下，
（脫衣）
家院甲：啊相爺，保重身體要緊，不要與三姑娘致氣了。
王　允：哼！不用你管。
家院乙：啊相爺，不要與三姑娘致氣了。
王　允：哼！不用你管。
王寶釧：（哭）喂呀！
（接唱）交與了嫌貧愛富的人。
（扔衣與王允，王允扔回。寶釧將衣扔與丫環）
王寶釧：（接唱）前堂不與父爭論。
王　允：哪裏去？
王寶釧：（接唱）後堂去見兒的老娘親。
王　允：住了！前堂無有兒的父，後堂焉有兒的母。家院，丫環，哪個帶你三姑娘去

往後堂，打斷爾的狗腿！

王寶釧：兒不去了！

（唱西皮散板）

老爹爹你把心死了！

王　允：怎見得爲父把心死了？

王寶釧：想大姐出嫁也有奩妝，二姐出嫁也有陪房，女兒今日出嫁，這兩件寶衣都不叫兒穿去，又不叫兒拜別母親，豈不是把心死了麽？

王　允：爲父方才言過，只要我兒將這門親事打退，慢說是兩件寶衣，就是府下的金銀，任兒搬取，爲父決不心疼。

王寶釧：兒不要了！

（接唱）全不怕笑你無信人。

王　允：嘍！笑女不笑父。

王寶釧：笑父不笑女。

王　允：笑爲父何來？

王寶釧：笑爹爹嫌貧愛富。

王　允：爲父嫌貧愛富，我爲的是哪一個？

王寶釧：女兒不知。

王　允：就爲的是你這小奴才。

王寶釧：女兒之事，何勞爹爹掛念，你……與我坐定了！

（唱快板）

手摸着胸膛想一想，

膝下還有什麽人？

王　允：（接唱）膝下無兒怨我的命，

女兒家養不得老來也送不得終。

王寶釧：（接唱）若是母親百年後，

女兒是披蔴帶孝人。

王　允：（接唱）倘若爲父下世去，

不用寶釧哭半聲。

王寶釧：（接唱）倘若是爹爹身亡故，
寶釧不來哭半聲。

王　允：（接唱）父死不把三女兒。

王寶釧：（接唱）女死不見老爹尊。

王　允：（接唱）日後誰把誰來見？

王寶釧：（接唱）用手挖去兒雙睛。

王　允：爲父不信哪！

王寶釧：（唱西皮散板）
父不信與兒三擊掌。

王　允：（接唱）活活氣壞年邁人，
無奈何與兒三擊掌。

〔兩人欲擊掌，家院、丫環相攔。又欲擊，又相攔。兩人三擊掌，王允踹寶釧跌地〕

王　允：哼！攆了出去！

王寶釧：（哭）喂呀！

（接唱西皮散板）

一霎時失了父女情。

（唱二六）

實可恨爹爹作事心太狠，

竟將我親女趕出了府門。

可嘆老娘疼兒甚，

現在後堂無所聞，

眼望後堂深施禮，（哭頭）喂呀，兒的娘啊！

（接唱散板）

一朝斷腸兩離分，

悲悲切切出府門。

衆丫環：三姑娘！

王寶釧：呀！

（接唱）又聽丫環喚一聲。

你們前來作甚？

衆丫環：我們捨不得三姑娘啊……（哭）

王寶釧：噢！你們捨不得三姑娘，三姑娘焉能捨得你們。去到後堂，稟知我那賢德的母親，就說你三姑娘往寒窰去了！

（唱快板）

去到後堂忙告稟，
稟知賢德的老娘親，
囑咐你的言語要牢牢記緊！

（衆丫環下）

（接唱搖板）

此一去不回相府的門。

母親，親娘！（哭）喂呀！母親哪……罷！（下）

家院甲：三姑娘往寒窰去了。

王　允：不要趕她！

（唱西皮搖板）

寶釧生來性倔強，

氣壞老夫痛斷腸，

這樣奴才難教養，

〔衆家院下〕

一旦無情奔他鄉。（下）

——劇　終——

平貴別窰

第一場

〔王寶釧上〕

王寶釧：（念引）身居寒窰，終日裏，愁鎖眉梢。

（念詩）思念萱堂淚滔滔，　爹爹枉自伴當朝；

嫌貧愛富世間少，　父女恩情一旦拋。

我，王寶釧。我父王允，唐室爲臣，官居首相，膝下無兒，所生我姐妹三人；大姐金釧許配蘇龍，二姐銀釧配夫魏虎。只因母親身染重病，是我每日在床前侍奉湯藥，直到三載，我母病體痊癒。後宮娘娘聞知此事，親賜五色絨線，繡成一球，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拋球招贅，打中薛郎平貴。我父嫌貧愛富，叫我退去平貴婚姻，改配新科狀元趙宣。是我不允，與爹爹三擊掌，誓死不

回相府，與薛郎來在寒窰，苦度光陰。自離相府，每日思念母親，也不知我母身體是否安泰？思想起來，好不悶煞人也！

（唱二黃慢板）

王寶釧思薑親傷心淚掉，
老爹爹枉爲了一品當朝，
嫌貧寒愛富貴世間稀少，
他把那父女情一旦相抛。（出窰，望）
薛郎他雖貧寒志量非小，
去投軍我料想定顯英豪，
將身兒回寒窰將門閉了，
候薛郎投効歸細說根苗。（下）

第二場

〔薛平貴上，「起覇」〕

薛平貴：（念）頭戴金盔一點紅，　身披鎧甲扣玲瓏；

自從降了紅鬃馬，　唐王駕前立大功。

俺，薛平貴。只因降了紅鬃烈馬，唐王見喜，將俺封爲後軍督府。西涼下國打來連環戰表，要奪我主江山社稷。可恨王允老賊，上殿奏本，保蘇龍、魏虎以爲正副元帥；將俺後軍督府改爲馬前先行。爲此全身披掛，回至寒窰，辭別三姐。天哪，天！困煞俺英雄也！

（唱西皮倒板）

惱恨王允太不仁，

（上馬，接唱原板）

屢害平貴所爲何情？

催馬加鞭往前進，

（下馬，接唱搖板）

叫聲三姐快開窰門。

王寶釧：（內）來了！

（上唱西皮搖板）

忽聽門外有人喚，
想是薛郎回窰前。
開開窰門用目看，

薛郎！

薛平貴：三姐！（進窰）

王寶釧：呀！（接唱）

薛郎怎得榮耀還。

薛郎，回來了。

薛平貴：回來了。

王寶釧：你哪裏來得這身榮耀？

薛平貴：只因降了紅鬃烈馬，唐王見喜，將俺封爲後軍督府。

王寶釧：噢！如此說來，你作了官了？

薛平貴：作了官了。

王寶釧：待我謝天謝地。
薛平貴：且慢！慢謝天地，其中有變。
王寶釧：此話從何而起？
薛平貴：三姐！只因西涼下國，打來連環戰表，要奪我主江山社稷；可恨你父上殿奏本，保蘇龍、魏虎以為正副元帥，將俺後軍督府改為馬前先行。為此全身披掛，回至寒窰，辭別三姐，我就要啓程了！
王寶釧：你待怎講？
薛平貴：就要啓程了。
王寶釧：哎呀！（暈倒）
薛平貴：三姐醒來！
王寶釧：（唱西皮倒板）
聽一言吓得我魂魄飄洒。
王寶釧：薛郎！我夫！夫哇！
薛平貴：三姐！我妻！妻呀！
王寶釧：（接唱原板）

不由人一陣陣淚流如蔴。
父好比秦趙高指鹿爲馬，
父好比漢蕭何自造律法。

薛平貴：（接唱原板）

說甚麽秦趙高指鹿爲馬，
講甚麽漢蕭何自造律法。
你的父與平貴寃仇結下，
害得我夫妻們各奔天涯。

王寶釧：（接唱原板）

手指着相府高聲（轉二六）叫罵，
爹爹作事理太差。
好端端鴛鴦遭棒打，（哭頭）狠心的爹爹呀！

（接唱搖板）

你去後爲妻我怎度生涯？

薛平貴：三姐！

（唱快板）

三姐不必淚雙流，
平貴言來聽從頭：
乾柴十擔米八斗，
你在寒窰苦度春秋，
守得住來將我守，（哭頭）王三姐呀！
難度光陰你將我丟。

王寶釧：（接唱快板）

薛郎說話沒來由，
爲妻言來聽從頭：
十擔乾柴米八斗，
留在寒窰度春秋，
夫妻恩深情義厚，

薛平貴：好哇！

餓死在寒窰也不回頭。

（唱西皮散板）

三姐情義世少有，

倒教平貴臉含羞。

〔中軍上〕

中　軍：平貴聽令！

薛平貴：在！

〔平貴出窰〕

中　軍：元帥初點大卯，不可違誤卯期，速到校場聽點！

薛平貴：得令！

中　軍：將軍不下馬，

薛平貴：各自奔前程。

〔中軍下，平貴進窰〕

王寶釧：薛郎，外面何人到此？

薛平貴：中軍到此。

王寶釧：到此何事？

薛平貴：三姐！中軍到此傳令：元帥初點大卯，不可違誤卯期。一卯不到一綑四十；二卯不到兩綑八十；三卯不到人頭落地。軍務緊急，我就要啓程了！

王寶釧：薛郎你……這就要走麽？

薛平貴：軍務要緊哪！

王寶釧：你有甚麽言語，囑咐爲妻幾句吧！

薛平貴：唉！此時我心如刀割，縱有滿腹的言語，一時也講不出來了。

王寶釧：薛郎啊！你今此去，不定三年五載，才得回來，撇下爲妻何以度日呀！

薛平貴：三姐！方才言得明白，寒窰現有乾柴十擔，老米八斗，你在寒窰苦度貧寒……

王寶釧：若是不夠呢？

薛平貴：若是不夠，你……回轉相府去吧！

王寶釧：薛郎啊！你可記得我在相府與我爹爹三擊掌，縱然餓死在寒窰，也是不回去的了哇……（哭）

薛平貴：好哇！三姐心如鐵石，令人可敬。爲丈夫此番出征，不定三年五載，才得回來，你在這窰前、窰後、窰左、窰右，與人家漿漿洗洗、縫縫連連，耐等爲丈夫回來，我是一家一家地登門叩謝。話已講明，我就要啓程了！

王寶釧：薛郎當眞要走？

薛平貴：當眞要走。

王寶釧：果然要走？

薛平貴：軍務緊急呀！

王寶釧：待爲妻送你一程。

薛平貴：外面風大，不送也罷。

王寶釧：我一定要送。

薛平貴：如此有勞了！

〔出窰門，薛平貴頭碰門上〕

王寶釧：碰着了？

薛平貴：不妨事。

〔出窰，薛平貴牽馬〕

王寶釧：（唱西皮原板）

王寶釧送薛郎心酸難忍。

薛平貴：（接唱）頃刻間夫妻們就要離分。

王寶釧：（接唱）但願得此一去旗開得勝。

薛平貴：（接唱）自有那探馬兒來報信音。

王寶釧：（接唱）一路上必須要保重謹愼。

薛平貴：（接唱）你在這寒窰內苦度光陰。

王寶釧：（接唱）送薛郎送至在三岔路口。（哭頭）喂呀，我的夫啊！

薛平貴：（唱快板）

叫人難捨又難分。

王寶釧：（接唱）從空降下無情劍。

薛平貴：（接唱）斬斷人間夫妻情。
王寶釧：（接唱）流淚眼觀流淚眼。
薛平貴：（接唱）斷腸人送斷腸人。
王寶釧：（接唱）寶釧捨不得薛平貴。
薛平貴：（接唱）平貴難捨妻寶釧。
王寶釧 薛平貴：（同唱哭頭）夫妻們只哭得淚如雨傾，我的——（二人相望）夫妻呀！
〔號砲三聲〕
薛平貴：哎呀！
（唱西皮散板）
又聽號砲響連聲，
不辭三姐跨金蹬。
〔王寶釧扯住薛平貴，走圓場〕
王寶釧：（接唱散板）
扯住薛郎不放行，

你要走來將我帶！

薛平貴：（接唱）你苦苦的拉我爲何來？

王寶釧：（接唱）你去不定三五載，

你把爲妻怎安排？

薛平貴：（接唱）你回寒窰且忍耐，

我到軍前再作安排，

此時間顧不得夫妻恩愛。（「掃頭」）

〔王寶釧扯住薛平貴，薛推王，王倒地。薛拉馬欲行，見狀復回，攙起王。薛上馬，王追，扯韁繩，薛拔劍斬斷韁繩，王復跌倒〕

薛平貴：三姐你要保重了！（下）

王寶釧：（立起，望）薛郎，我夫！（哭頭）啊！我的夫啊！

（唱西皮散板）

劍斷韁繩人不在，

夫妻生生兩分開。

含悲忍淚將窰門帶，（回窰，關門）
苦守寒窰望夫來。（下）

——劇　終——

母女會

〔丫環、陳氏上〕

陳　氏：（念引）兩鬢如霜，承誥命，身宿華堂。
（念詩）可嘆相爺不公平，　三個女兒兩看承。
　　雖然身居在相府，　思想姣兒不安寧。

老身陳氏。配夫王允，官居首相；膝下無兒，所生三女。長女金釧許配蘇龍；次女銀釧許配魏虎；三女寶釧彩樓招贅，打中花郎平貴，我家相爺嫌他貧寒，定要退婚，三女執意不肯，因此父女失和。可嘆她性情高傲，搬往城南寒窰居住。如今聞得平貴命喪西涼，我也曾命家院前去探望三女，未見回報。——丫環！

丫　環：有。

陳　氏：伺候了。

家　院：（上念）有事來通報，無事不亂言。——參見老夫人。

陳　氏：罷了。命你探望三姑娘，怎麽樣了？

家　院：三姑娘在寒窰身染重病。

陳　氏：你待怎講？

家　院：三姑娘身染重病。

陳　氏：唉！兒啊！

（唱西皮散板）

忽聽家院報一聲，
寶釧姣兒病纏身。
眼望寒窰珠淚滾，（哭頭）我的兒啊！
怎不叫娘痛傷心。

家　院：老夫人不必悲傷，何不去到城南探望三姑娘。

陳　氏：如此家院、丫環。

家院 了環：有。

陳　氏：多帶銀米裙衫，探望你家三姑娘。吩咐車輛伺候。

家　院：車輛走上。

〔車夫上，陳氏上車〕

陳　氏：（唱西皮慢板）

思想起當年事心中悔恨，
大不該叫女兒彩樓招親。
聞聽得薛平貴西涼喪命，
寒窰內拋下了我兒千金。
叫家院你與我前把路引，
見寶釧母女們敍敍衷情。

家　院：來此已是寒窰。

陳　氏：前去叫門。

〔陳氏下車，車夫下〕

家　院：是。三姑娘開門來。

王寶釧：（內）來了。

王寶釧：（上唱西皮搖板）

耳邊廂又聽得有人聲，

想必是左右鄰來看我身。

想薛郎想得我身染重病，

這幾日未起床思念夫君。

家　院：三姑娘開門來，老夫人來了。

王寶釧：呀！

（接唱）聽說是我的母在窰外立等，

這光景怎見得兒的老娘親。（開門，出窰）

母親在哪裏？母親在……

王寶釧
陳　氏：（同時）母親，親娘，喂呀母親哪！
寶釧，姣兒，兒啊！

陳　氏：（唱西皮倒板）

一見姣兒珠淚滾。

陳　氏
王寶釧：（同時）寶釧，姣兒，兒啊！
母親，親娘，喂呀娘啊！

陳　氏：（接唱流水）
手拉三姐站窰門。
兒在相府多由性，
使女丫環陪伴兒的身。
閒來繡樓描花錦，
悶來花園散散兒的心。
兒從前容顏多端正，
到如今你頭上無釵、身上無衣、面黃肌瘦、臉帶病形。
千般苦處都受盡，
叫娘心疼不心疼！

王寶釧：母親！
（唱二六）

老娘親不必兩淚淋，
女兒言來聽分明：
老爹爹在朝官一品，
生下我姐妹共三人。
大姐二姐遵父命，
許配居官爲宦人；
女兒匹配花郎漢，
平貴雖窮趁兒的心。
世人都想爲官宦，
誰是那耕田種地的人。

陳　氏：（接唱快板）

背地裏只把相國恨，
一樣女兒兩樣看承。
回頭再對寶釧論：

爲娘常把我兒掛在心。
今日母女重相會，
好似枯木又逢春。

王寶釧：母親請上，待女兒拜見。

陳　氏：我兒不必拜了。

王寶釧：女兒久離膝下，少奉甘旨，恕女兒不孝之罪。

陳　氏：不必拜了。——家院、丫環，見過三姑娘。

家院丫環：參見三姑娘。

王寶釧：罷了。——啊母親，不在相府，來此寒窰作甚？

陳　氏：適才家院報道：我兒身染重病；但不知你的病症從何而起？

王寶釧：再不要提起。只因那日魏虎回朝，打此寒窰經過，他說薛郎命喪西涼，女兒聞聽，痛哭不止。爹爹又命人前來，要接兒回去另行改嫁，因此身得重病。今見母親，兒的病體，哎呀！好了一半了哇……（哭）

陳　氏：啊，我把你這老天殺的！爲何時常逼我女兒改嫁！——爲娘回得府去，定不

與他干休！

王寶釧：啊母親，不要爲了女兒之事，傷了你二老的和氣才好。

陳　氏：看在我兒面上，爲娘不與他吵鬧就是。

王寶釧：多謝母親。

陳　氏：兒呀，爲娘要進得窰去，看看我兒的光景如何。

王寶釧：這個……寒窰窄小，不看也罷。

陳　氏：唉！我兒住得，難道爲娘就看也看不得麼？

王寶釧：如此待女兒打掃打掃。

陳　氏：何必打掃，與爲娘帶路進窰。（同進）兒啊！

（唱西皮散板）

畫閣雕樑兒不住，

破瓦寒窰怎把身存？

〔家院端飯與陳氏看〕

陳　氏：哎呀！

（接唱）珍饈美味兒不用，
粗茶淡飯怎度光陰？

王寶釧
陳　氏：（同時）母親，親娘，喂呀母親哪！
我兒，寶釧，兒啊！

陳　氏：（唱哭頭）
我哭、哭一聲寶釧我的兒啊！

王寶釧：（接唱）我叫、叫一聲痛兒的老娘親！

陳　氏：（唱散板）
想當初在相府何等光景，
到如今住寒窰娘好心疼！

王寶釧：（接唱）只當兒三朝喪了命，
老娘親何必你你你……掛在心！

陳　氏：（接唱）我的兒隨爲娘把相府來進，
隨娘坐來伴娘行。

王寶釧：（接唱）二堂與父三擊掌，

凍餓死在寒窰也不回相府的門！

陳　氏：（接唱哭頭）寶釧兒！

王寶釧：（接唱）老娘親！

王寶釧
陳　氏：（同唱）啊……兒的娘
我的兒啊！

王寶釧：（唱西皮小倒板）老娘親請上容兒拜稟。

（接唱慢板）母女們在寒窰敘一敍苦情。

爲母病奉湯藥三年整，

蒙正宮賜絨線拋彩結親。

彩樓前打着薛平貴，

老爹爹一見怒氣生。

前門趕走（轉二六）薛平貴，

後門又趕女兒身，
夫妻雙雙無投奔，
在破瓦寒窰把身存。
薛郎投軍征西去，
兒願守寒窰等他回程。
老娘回府替兒稟，
從今後不用父操心。

陳　氏：（接唱快板）

我兒不必太傷心，
爲娘言來聽分明：
休與你父來爭論，
休要牽掛平貴身。
兒隨爲娘相府進，
隨娘坐來伴娘行。

倘若你父來談論，
爲娘把性命與他拚。
倘若爲娘下世去，
兒就是披蔴帶孝的人。

王寶釧：（接唱快板）

老娘親不必痛傷心，
女兒言來聽分明：
倘若老娘百年後，
兒就是披蔴帶孝的人；
倘若是爹爹身亡故，
女兒不去哭半聲。
非是女兒不孝敬，
他把兒夫妻不當人。
寶釧心志早已定，

陳　氏：　　　貧困至死也不回相府的門！

（接唱搖板）

　　我兒立志心拿穩，

　　但願不負苦心人。

　　家院、丫環，將銀米裙衫交與你三姑娘。

王寶釧：啊母親，相府之物，女兒不用，叫他們帶了回去吧。

陳　氏：兒啊，難道你就辜負爲娘一片心意麽？

王寶釧：女兒收下就是。

陳　氏：這便才是。——家院、丫環，你們暫且回去，我在寒窰陪伴你三姑娘住上幾日。

王寶釧：啊母親，寒窰骯髒得很，母親焉能住得？

陳　氏：我兒住得，難道爲娘就住不得麽？

王寶釧：哎呀且住！我母親不回相府，這這這便怎麽處？我自有道理。——啊母親，女兒今日也要同母親回相府去了。

陳　氏：我兒願回相府了麽？這便才是。——家院、丫環，前面帶路。

〔王寶釧開門，家院、丫環、陳氏出窰，王急閉窰門。車夫上〕

陳　氏：哎呀兒啊，你怎麽將窰門關閉了？

王寶釧：母親哪！二堂與父三擊掌，凍餓死在寒窰，哎呀，也是不回去的了哇……

（哭）

陳　氏：兒啊！

（唱西皮散板）

寶釧兒拋爲娘心腸太狠。

王寶釧：（接唱）兒在寒窰送娘親。

陳　氏：（接唱）娘哭兒來痛難忍。

王寶釧：（接唱）女哭娘來淚滿襟。

陳　氏：（接唱哭頭）

寶釧兒！

王寶釧：（接唱）老娘親！

王寶釧
陳　氏：（同唱）啊……兒的娘啊！
　　　　　　　　　　我的兒啊！
　　　　（同時）母親，親娘，喂呀！
　　　　　　　　寶釧，姣兒，兒啊！罷！
〔王寶釧下。陳氏上車，家院、丫環、陳氏、車夫同下〕

——劇　終——

三岔口

前記

『三岔口』描寫一個見義勇爲的旅店主人劉利華，爲了救護被奸臣迫害而發配的焦贊，與暗地保護焦贊的楊延昭部將任堂惠發生誤會，在深夜中搏鬥起來。正當難解難分的時候，劉的老婆已把焦贊救出，大家相見，解釋誤會，同奔三關。

原本把劉利華夫妻處理爲『開黑店』的匪徒，最後被任、焦殺死。整理本則改爲前述的情節；因而劉利華夫妻的性格就有了根本的改變。又原本第一場係上解差到監中提出焦贊發配，但焦贊究竟爲甚麽發配並未交代清楚，而且在演出形式上也與武松打店有些雷同。整理本已針對這一缺點，加以修改。

本劇係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葉盛章，與本院編輯處范鈞宏共同進行整理的。目前京劇團在國內外經常演出的就是這個劇本。

三岔口

第一場

焦贊：（內）趲行哪！

〔解差甲、乙，焦贊上〕

焦贊：（念『撲燈蛾』）

惱恨奸賊太猖狂，太猖狂！
私通北國害忠良，
要拆毀楊家天波府，
俺焦贊一怒去汴梁，
殺死奸賊謝金吾，
王欽若起了歹心腸，

他要楊家盡抵命，
保本多虧八賢王，
將俺發配沙門往，
拔枷、帶鎖，惱胸膛！（手臂一揮，解差甲跌倒）

解差甲：嘿！我說焦贊哪，你這是怎麽啦？

焦　贊：將這刑具與俺摘了下去！

解差甲：這是朝廷王法，不能摘。

焦　贊：你摘是不摘？

解差甲：不能摘。

焦　贊：呸，着打。

解差甲：得得，二爺，您別生氣，我給您個『瞞上不瞞下』。來來來，我給您摘下來。

（摘手銬）您鬆快多了吧？

焦　贊：嗯！來，戴上！

解差甲：您瞧這是甚麽脾氣！剛摘下來，又要戴上？

解差乙：你趕緊給他戴上。

解差甲：來來來，我給您戴上。

焦　贊：哽！叫你自己戴上！

解差甲：啊!?二爺，我又沒犯法，哪兒能戴這個？

焦　贊：你戴是不戴？

解差甲：這……不能戴。

焦　贊：呸，着打！

解差乙：二爺叫你戴，你就戴上得了吧！

〔焦贊給甲戴手銬〕

解差甲：二爺，您瞧這走到街上多不是樣兒！

焦　贊：這還有個名堂。

解差甲：這叫甚麼？

焦　贊：這叫做：解差常把犯人害，自做自受倒發解。

解差甲：唉！

焦　贊：趲行者！

解差乙：是。

〔同下〕

第二場

〔任堂惠上，『走邊』〕

任堂惠：（念詩）披星戴月不辭勞，只爲當年舊故交；
焦贊發配沙門島，暗地保護走一遭。

俺，任堂惠。只因焦二哥將奸賊王欽若的門婿殺死，發配沙門海島。是俺喬裝改扮，暗地保護焦二哥。看，天時不早，就此趲行者。（下）

第三場

〔劉利華上〕

劉利華：（念『撲燈蛾』）

夫妻雙雙開店房，開店房，
接待旅客日夜忙；
忠臣孝子我敬仰，
贓官惡棍命必亡，命必亡。
我，劉利華，自幼愛習拳棒，在這三岔路口，開了一座小小的店房。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將老婆喚出，把幌兒掛起。——老婆，老婆，老婆走出來！

劉　妻：（內）來啦。
（上念）夫妻開草店，慣打抱不平。——甚麽事啊？大郎！

劉利華：今日天氣晴和，將幌兒掛起。

劉　妻：就依大郎。

劉利華：（唱「耍孩兒」）
三岔口開店房，
接旅客日夜忙。
〔劉利華下。焦贊、二解差同上〕

解差乙：二爺，天不早了，咱們該打店了。

焦　贊：前去打店。

解差甲：二爺，您倒是把這個給我摘下來呀！

焦　贊：㖸，這是朝廷王法，不能摘。

解差甲：有嘚，這句話在這兒等着我哪！

解差乙：二爺，伺候您一道兒，給他摘下來得啦！

焦　贊：看在你的份上，我也給你個『瞞上不瞞下』，與他摘下來。——前去打店。

解差甲：媽呀！這哪是我解着他，簡直是他解着我啦！——（見劉妻）借問一聲，哪兒有店呀？

劉　妻：哦，你出門就沒帶着眼睛嗎？

解差甲：八成兒有一對。

劉　妻：沒看見？這不是店嗎？

焦　贊：店主婆請了！

劉　妻：請了。

焦　贊：可有上房？

劉　妻：有，隨我來。

焦　贊：一同進店！

〔焦贊，解差甲、乙同進〕

劉　妻：用些甚麽？

焦　贊：明燈兩盞。

解差甲：要兩盞燈幹甚麽？

焦　贊：兩處安歇。

解差甲：嘿，那可不行！別的由着你，睡的地方可由不了你！一處安歇，一處安歇！

焦　贊：哼！兩處安歇！

解差乙：噯，夥計，甚麽一處兩處的，兩處就兩處吧。你怎麽這麽死心眼兒呀！

解差甲：得，得，兩處，兩處。

焦　贊：哼！

劉　妻：（取兩盞燈）如此客官請！

〔劉妻引路，開門，焦贊持燈進入，下〕

解差甲：我說夥計，這個氣我簡直受不了啦！

解差乙：依我看……

解差甲：依你便怎麽樣？

解差乙：依我啊！（向甲耳語）

解差甲：對對對！咱們先睡覺。——店婆子，店婆子！

劉　妻：（原在外偷聽，聞聲進入）在這兒哪。

解差甲：我說，你怎麽淨顧着那個黑大個兒，不管我們了？

劉　妻：（有意識地）那個黑大個兒好橫啊！

解差乙：焦二虎嘛，不橫！

劉　妻：哦，焦二虎……

解差甲：啊，怎麽啦？

劉　妻：怪不得他那麽橫哪。

解差甲：哼，他橫，我看他橫到幾時！

解差乙：（喑止之）——店婆子，我們在哪兒睡呀？

劉　妻：隨我來！

〔劉妻引路，開門，解差甲、乙進門〕

劉　妻：喂，小心火燭！

解差甲
解差乙：（輕薄地）不用你老操心。（下）

劉　妻：哎呀且住！聞聽人言：三關上將焦贊殺死奸黨，充軍發配。適才聽解差言道：那黑臉大漢姓焦，莫非他就是焦二爺嗎？我看那兩個解差，鬼鬼祟祟地，定然不懷好意。有啦，我不免告知大郎，問明情由，見機而行便了！（下）

第四場

〔任堂惠上〕

任堂惠：且住！他在前面走，俺在後面趕，趕到此處，爲何不見焦二哥？來此已是三岔口。且住！此處有一店房，想是他們住在此店，待俺問個明白。——店家，呔，店家！

〔劉利華上〕

劉利華：住店的嗎？

任堂惠：正是。我且問你，有兩個解差，解押一個黑臉大漢，可住在此處？

劉利華：那個黑……嗯，沒有。

任堂惠：可有清淨的房屋？

劉利華：有，您請吧。

任堂惠：帶路！（同進門）店家，店家，店家！

劉利華：來啦。用些甚麽？

任堂惠：明燈一盞。

劉利華：是啦。——燈到。

任堂惠：放下。

劉利華：拿過去！

任堂惠：天時不早，各討方便。

劉利華：是啦。

任堂惠：請便！

劉利華：走着哪。

任堂惠：做甚麽？

劉利華：擦擦。（擦桌子）

任堂惠：你與我走！

劉利華：是啦。

任堂惠：去！

劉利華：走啦。（出門，旋又轉回）

任堂惠：轉來做甚？

劉利華：忘了囑咐你一句話，要小心點……

任堂惠：小心甚麽？

劉利華：小心這燈頭火！（下）

任堂惠：且住！看那店家鬼鬼祟祟，甚是可疑，二哥的去向他必知曉。也罷，俺今晚就在此處查看動靜便了！（巡視後，睡下）

〔劉利華上，正要撥門，劉妻上〕

劉　妻：這小子扎手，我來幫你吧？

劉利華：不用，你去料理那兩個解差，我對付這個。

劉　妻：對，你我分頭動起手來！（下）

〔劉利華撥門、進門，摸索；任堂惠驚覺，搏鬥；正在難解難分時，焦贊、劉妻同上，黑暗中任堂惠與焦贊，劉利華與劉妻互相扭打〕

任堂惠：甚麽人？

劉利華：（同時）誰？

焦　贊：焦贊。甚麽人？

劉　妻：（同時）當家的，是我。

任堂惠：任堂惠在此。

〔劉利華急取燈〕

焦　贊：賢弟因何到此？

任堂惠：暗地保護二哥來了。

劉利華：好，鬧了半天，白打了一宵。

任堂惠：請問尊姓大名？

劉利華：在下劉利華，這是我的老婆。方才不知，以爲您是來害焦二爺的哪！哎呀，冒犯！冒犯！

任堂惠：豈敢。你夫妻如此仗義，眞乃難得！（看衆）啊，劉仁兄，解差何在？

劉　妻：早叫我給殺了。

任堂惠：殺的好！殺死解差，你夫妻在此多有不便。

焦　贊：何不同到三關？

劉利華：二位言之有理，後店一敍。

任堂惠 焦　贊：請！

〔同下〕

——劇　終——

通天犀

前記

『通天犀』出於崑曲。描寫英雄青面虎許世英不記前仇搭救十一郎的故事。十一郎在白水灘一時粗心，誤助官兵打敗了青面虎；誰料官府陷害，十一郎反而因此致禍；同時，他的主人程老學也被問罪發配。程老學在起解途中，正好遇到許世英的妹妹許佩珠下山。佩珠殺死解差，把程老學帶到山寨。許世英在詢問程的犯罪情由時，得知十一郎已被問成死罪，即將處決。許世英一聞此訊，義憤填胸，當即改扮下山，劫了法場，把十一郎救回山寨。

本劇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景榮慶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整理的，除在文字上略加修潤外，並無其他更動。

通天犀

第一場

〔四嘍兵、青面虎上〕

青面虎：（唱『點絳唇』）

佔據山崗，自立爲王，雄心壯……

小嘍兵：（急上）二寨主回山。（下）

青面虎：嘍囉的！

衆　：有。

青面虎：二寨主回山，你與我請，請，請！

衆　：有請。

〔許佩珠上〕

許佩珠：哥哥！

青面虎：賢妹！——嘍囉的！

衆　：有。

青面虎：二寨主回山，必須要這一旁殺牛，那一旁宰羊，與你二寨主迎風撢塵。

許佩珠：哥哥不用了。

青面虎：嘍囉的！

衆　：有。

青面虎：二寨主說罷就罷，說罷就罷，罷、罷、罷！

衆　：罷！

青面虎：賢妹下山多受辛苦。

許佩珠：豈敢。

青面虎：查訪英雄好漢怎麼樣了？

許佩珠：小妹下山不曾訪着英雄好漢，遇見兩個解差押着一個老頭兒，是我將解差殺死，將老頭兒帶上山來，任憑哥哥發落。

青面虎：有這等事，賢妹請至後面歇息。

〔許佩珠下〕

青面虎：嘍囉的，方才二寨主言說有一個老頭兒，可有？

衆　：有！

青面虎：可有？

衆　：有！

青面虎：嘍囉的，將那老頭兒與我帶——

衆　：帶。

青面虎：與我帶——

衆　：帶。

青面虎：帶、帶、帶上來。

〔小嘍兵押程老學上〕

青面虎：吼吼吼！——呔！這一老頭兒家住哪裏，姓甚名誰？與我說，咳，與我講上來！

程老學：爺爺容稟！

（唱『泣顏回』）

開言淚婆娑，

尊一聲大王聽我說。

青面虎：呔！這一老頭兒，你要與我——講上來！

程老學：容稟！

（接唱）五柳村中度生活，

小老兒名叫程老學。

青面虎：慢着說，慢着說！——嘍囉的！

衆：有。

青面虎：方才老頭兒言道，他叫甚麽程，程，程——

衆：程老學。

青面虎：着，好個響亮名兒！

衆：響亮名兒。

青面虎：將這名兒記下！

衆　：記下。

青面虎：怎說，記下了？

衆　：記下了。

青面虎：呔！老頭兒，你要與我說呀！咳，講上來！

程老學：爺爺容稟！

（接唱）家人拜壽山前過，

不幸起風波。

青面虎：那一老頭兒，你要與我說！

程老學：容稟！

（接唱）十一郎闖下大禍，

連累老漢受折磨。

青面虎：慢着說，慢着說！——嘍囉的！

衆　：有。

青面虎：方才老頭兒言道，他有一家人叫甚麽十，十，十——

衆　：十一郎。

青面虎：着，好個響亮名兒！

衆　：響亮名兒。

青面虎：將這名兒記下。

衆　：記下。

青面虎：記下了？

衆　：記下了。

青面虎：呔！這一老頭兒，你將這一往情由，再講上一遍。

程老學：小老兒名叫程老學，有個家人名喚十一郎。是他去往綠林莊探親拜壽，行至中途，打敗官兵，放走賊寇。府台言道，家人犯罪，罪歸家主。

青面虎：慢着說，慢着說！那十一郎闖下大禍。如今那十一郎他在何處？

程老學：那十一郎聞得小老兒在監中受罪，是他趕到公堂自首。

青面虎：慢着說，慢着說！那十一郎去往公堂自首。如今將他問成了何罪？

程老學：待等八月中秋，就是這樣一刀兩斷。

青面虎：哇呀呀！哇呀呀！

（唱西皮快板）

　　聞言不由心頭惱，

　　一腔怒氣似火燒，

　　恨贓官，忒兇暴，

　　眼見得好漢英雄吃一刀，

　　本大王換了靴衣帽，

　　下山搭救小英豪。

　　這一老頭兒，我有意將你留在山寨，抄寫文墨，做個代筆的先生。你意如何？

程老學：若能將小老兒留在山寨，感恩匪淺。

青面虎：咦！他倒依從下來！

衆　　：依從下了！

青面虎：大大有造化！

衆　：有造化！

青面虎：下面更衣去罷！

程老學：謝大王。

〔程老學下。許佩珠上〕

許佩珠：哥哥，將那老頭兒怎樣發落？

青面虎：我將他留在山寨，抄寫文墨，做個代筆的先生。

許佩珠：可曾問過他人名姓？

青面虎：方才問過，他叫甚麽程——程，程，程？

衆　：程老學。

青面虎：着。他還有一個家人，叫甚麽十——十，十，十？

衆　：十一郎。

青面虎：着哇！但不知這十一郎是怎樣一個人？

許佩珠：哥哥，難道你就忘懷了？

青面虎：忘懷甚麽？

許佩珠：前者大戰白水灘，兄長身後被他打了一棍，就是此人。

青面虎：唔呼呀！前者大戰白水灘，爲兄身後是這樣咣嚓，就是一棍。就是此人麽？

許佩珠：正是。

青面虎：嘿，好漢子！好漢子！賢妹，旣有這樣英雄好漢，爲兄就該搭救於他。

許佩珠：哥哥不記前仇，眞乃英雄也！不知怎樣前去？

青面虎：我自要改扮前去。賢妹請！

〔青面虎下〕

許佩珠：且住，哥哥下山，恐有不測；不免帶領嘍兵暗中保護。——衆嘍兵，聽我一令！

（唱西皮倒板）

許佩珠在大堂忙傳一令。

（接唱流水）

叫一聲衆嘍兵細聽分明：

大王爺下山去救人性命，
命爾等做接應緊緊隨行，
此一去必須要小心謹愼。

青面虎：（內）嗯哼！

許佩珠：（接唱）耳邊廂又聽見脚步聲音。

〔青面虎上〕

青面虎：（唱西皮流水）

頃刻之間把衣換，
好似天神降下凡。
甩開大步到前山，
大叫賢妹仔細觀。

許佩珠：兄長改扮雖好，只是不可大意。

青面虎：賢妹！

（唱散板）

賢妹休把兄小量，
愚兄下山料無妨。
請！
〔青面虎下〕
許佩珠：衆嘍兵！
衆　：有。
許佩珠：帶馬下山。
衆　：啊。
〔牌子，衆同下〕

第二場

〔青面虎上，『走邊』〕
青面虎：（念）英雄生來志量高，　腰中常掛鑌鐵刀；
大喝一聲驚神鬼，　今日下山救英豪。

許世英，只爲搭救十一郎，下得山來，俺不免總鎮衙門走走！（圓場）來此已是總鎮衙門。裏面爲何這樣靜悄悄的？咳！看天時尙早，俺不免尋一酒舘，沽飲幾杯。（圓場）來此已是。——酒保！

酒　保：（內）來了，來了。

（酒保跑上，被靑面虎迎面撞倒）

酒　保：好個愣二大爺。——您是幹嘛的？

靑面虎：我是喝酒的。

酒　保：我們這兒不賣酒啦。

靑面虎：爲甚麽不賣？

酒　保：我們這兒今天要殺人啦。

靑面虎：殺的是誰？

酒　保：這小子眞愣。待我矇矇他。——要殺的是五六郎。

靑面虎：酒保，這五六，八成兒是十一郎罷！

酒　保：哎喲我的爹，您眞矇着啦。

青面虎：酒保，他殺他的人，咱喝咱的酒；我也不生事，我也不闖禍，咱是一個老實人。

酒　保：您幸虧老實，要是不老實，我這屁股就墩兩半兒啦。您吃您的酒，他殺他的人對不對？

青面虎：正是。

酒　保：我還是不賣。

青面虎：當眞不賣？

酒　保：不賣。

青面虎：果然不賣？

酒　保：不賣。

青面虎：你不賣嗎？（舉手欲打）

酒　保：您別動橫的，咱們有商量。

青面虎：哪裏潔淨？

酒　保：樓上潔淨。

青面虎：帶路。

酒　保：跟我來。

〔二人上樓〕

青面虎：抱酒來！

酒　保：您坐下。

青面虎：你抱酒去罷。

酒　保：酒到。

青面虎：酒保，杯小不可量。

酒　保：有大杯，大罈。

青面虎：你與我取來。（扔酒具）

酒　保：您別扔。酒到。

青面虎：打去泥頭。

酒　保：乒，乓，噗哧。（吹泥土）

青面虎：喲！（揉眼）

酒　保：光棍眼裏不揉沙子。

青面虎：王八日的。斟上！

酒　保：不招您生氣，我給您斟上。（倒酒）頓，頓，頓。

青面虎：滿了。

酒　保：您喝罷！

青面虎：（飲酒）嘟，嘟，……。眞乃是好酒。

酒　保：七八十年的老陳紹。

青面虎：斟上。

酒　保：又來了！（倒酒）頓，頓，……。

青面虎：滿了，都洒了。

酒　保：我看您怎麽喝？（見青面虎用鬍鬚沾酒）呵，一點兒不糟踐。

青面虎：（飲酒）嘟，嘟……。眞乃是好酒。

酒　保：本來不錯。

青面虎：斟上。

酒　保：頓，頓……。

青面虎：拿過來。（奪罎，飲酒）嘿，眞乃是好酒，吃了個受用。

酒　保：（在下方用嘴接酒）您受用啦，我也差不多啦。

青面虎：酒保，我問你，殺人在哪廂？

酒　保：您問砂仁兒呀，上藥舖裏買。

青面虎：咳。

（青面虎抬手誤撞着酒保的下巴）

酒　保：沒問成砂仁兒，我這兒丟了個荳蔻。

青面虎：我問你，是殺人的法場。

酒　保：您問殺人的法場呀，就在我這樓前面。

青面虎：酒保，你把這個樓窗支開，我看個花紅熱鬧，使得使不得？

酒　保：殺人有甚麽瞧頭兒。您又沒瞧見過，待會兒一害怕，您再嚷，那就壞了！

青面虎：誰嚷來着？

酒　保：不是，我怕您嚷！

青面虎：誰嚷來着？

酒　保：我怕您嚷！

青面虎：（大聲地）我沒嚷啊！

酒　保：您還沒嚷哪，樓都快塌啦！

青面虎：你支開罷！

酒　保：您等着，我給您支開。——支樓窗啦！——哎喲，摔着了我啦。

青面虎：（示意酒保出去）噓——

酒　保：叫我轉一彎兒？

青面虎：噓——

酒　保：我再轉一彎兒，

（青面虎向酒保招手）

怎麽，要跟我說話？您說呀！

青面虎：你滾下去吧。

（青面虎踢酒保下）

〔吹打，四兵士、監斬官上〕

監斬官：來，將十一郎綁上來。

〔二劊子手綁十一郎上〕

監斬官：將他綁好。

十一郎：天哪，天！

〔四小嘍兵、許佩珠暗上〕

十一郎：想俺十一郎，

青面虎：（自語）好漢子！

十一郎：死得好不瞑目也！

青面虎：（自語）不要緊、都有我哪！

監斬官：時辰已到，開刀。

〔青面虎跳下樓，開打，衆敗下，青面虎等救十一郎下〕

〔四兵士、栢達上，過場下〕

〔四小嘍兵、許佩珠、青面虎、十一郎上〕

十一郎：多謝恩公搭救！
青面虎：豈敢。
十一郎：看恩公好生面熟，好像在……
青面虎：你在白水灘打了我一槓子，你都忘了嗎？
十一郎：這個……
青面虎：甚麽這個那個的，官兵來了，咱們殺吧！
十一郎：殺！

〔四兵士、栢達上，開打。殺栢達死〕

青面虎：好漢子，跟我上山罷！

〔衆同下〕

——劇　終——

定價 ¥ 3,400